

65466

33



七雄策纂卷五

吏部考功司員外東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趙

趙襄子滅智伯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

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韓人諫曰不可夫智伯之

為人也好利而鷙鷙殺鳥也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

穆文熙曰段規之免患待時趙諛之不欲先怒智伯二策脫然

利害比于張孟
談尤為未病之
劑

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犴性又將請地於他國。他

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于患難而待事

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

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相子欲勿與。趙魏人諫曰。彼

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

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于魏必矣。不如與之。相

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

人之趙請元作藺。藺羣狼之地羣趙襄子弗與。智

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

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

與焉。他日陰疎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

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

澤循之。君澤趙臣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曰

諾。乃使延陵君襄子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

行城郭。案府庫。案按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

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張孟談曰。臣聞董

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墻皆以荻蒿。苦楚瘡之

苦苦蓋也楚荆。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

預儲矢銅安于
亦知有晉陽之
變

苦蓋也楚荆
瘡牆同

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

之其堅則箇露音窘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

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

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

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

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

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

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

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

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

臣聞以下數句孟談自負其高然亦得襄子能用之

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

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

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

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麤祖同疏也我謀未遂而知則其

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

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張孟談以報

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兵交使在其間故得

遇智過過一作果轅門之外以車為門而轅外向智過入見

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

穆文熙曰孟談反間二國才智可謂過人而志矜行高乃為智過所識然孟談又知智過疑之而請早擊智伯則兩人固敵手甚也天下之策士何限趙氏用

而智氏不用耳

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人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者晉陽著言附其城三年矣旦暮當然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段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

鮑彪曰段規之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其目中此時三晉皆有士而智氏獨不用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

伯曰破趙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襄之決有感動也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

所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却疵策韓魏必反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

不沈者三板。却疵晉人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

伯曰：何以知之？却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

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

地，今城不沒者三板，白鼈生毒，人馬相食，城降有日。

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

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却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

穆文熙曰：智伯不納却疵之言而復以其言告韓魏，其愚不數為人矣。却疵既以人事占韓魏之反狀，又以瞻視知智伯之露語使齊自免，可謂策士之最奇者。

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

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

事，其勢可見。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

曰：主亦非。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

主之交，為君惜之。趙而出，却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

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

君視疵端而趨疾。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知要之與見智伯而辭屈也。却疵知

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張孟談去趙

鮑彪曰：智伯至是眩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鬼者，至以謀臣之言，質人以反夫人，非狂昏癡魯孰肯自承其反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伯業不振今復發之乃告襄

子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今能

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

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損功

名去權勢以離眾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

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眾服焉此

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張孟談對

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

聞往古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

穆文熙曰孟談與襄子居圍城中三年竟滅知氏全趙氏功烈可謂無比乃一旦愴然決去若脫徒然豈非萬世人臣之高蹈者哉留侯二疏蓋開其風者矣

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雖欲

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襄子許之張孟談納地釋事以去權尊

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

三年韓魏齊楚元作燕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親今背之襄子

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諸侯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

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為御舍臣於廟授吏大

夫授談之吏以為大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

其妻之楚使妻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

疑而謀敗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

鮑彪曰張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消國家之難比於范蠡始終之間賢矣

豫讓報智伯氏

晉畢陽畢萬之後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

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

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

已者死女為說已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

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

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刃才縛謂之鉞曰欲為智伯

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

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

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

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

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

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

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

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

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

矣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

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

鮑彪曰襄子豫子皆千載人也或以其無成爲空自苦夫壯士能行其志而已成不成則有命焉吾何以必之哉

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國士名蓋一國者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

穆文熙曰以豫子之賢而智伯以國士遇之。然晉陽之圍未見一等則豫子非國士也。徒刺客耳。

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呼也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

蘇秦以合從說趙肅侯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

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

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秦陽君如秦傳言肅侯今其弟成爲

相號奉陽君

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外疏也游談之士

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

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

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擇

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

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趙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

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

人之國。常苦出辭。苦言其力斷絕人之交。橫人蓋然願大王慎

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

擇交一語乃一篇章本

言事止有兩端謂從橫

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

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

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

封侯。夫割地効實。實如氈裘之類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

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天王垂

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

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

弱。則効宜陽。皆以地與秦宜陽効。則上郡絕。并州郡河外割

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

穆文熙曰舉甲向趙兵戰邯鄲二語劫藥不由病者不飲

秦下軹道

亭名在霸陵

則南陽動

修武者

劫韓包周則趙自

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于天下獨畏趙害已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

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

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

傳附同止兵止於此

韓魏不能支秦

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

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

一夫有田百畝

舜無

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

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

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

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

節節

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

掩猶蔽

而以

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卒粹同。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

穆文熙曰。六國以下聯絡布置。長山蛇勢也。故稍一行之。遂令秦人閉關而不敢出。秦真策之雄長哉。

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儼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涇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子午嶺南北直相。當塞之使不得通。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

鮑彪曰。從約者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諸侯皆病之。而欲償之。此

其心也同舟遇風胡越之相救如手足於其頭目此其勢也故謂之從從者從也順也

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償元作擯。今竝從償。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張儀以連衡說趙 武靈王

穆文熙曰連衡之謀不利六國張儀之才不逮蘇秦然而儀得以行其說者以蘇秦之死也秦不死則儀不與兩人口吻六國存亡係之矣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言此不敢斥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責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畏趙而飭兵故而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

張居正曰趙為從盟主故儀說之於齊楚異

鮑彪曰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

坐破也此時武靈王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燕昭末年而從約復舉豈非天下之人心之勢矣哉

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猶眩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毆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

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后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胡服

武靈王平晝

無事之日

閒居肥義

趙相也餘

侍坐王

曰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

俗不與俗同

有獨智

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

所謂黎元懼焉

今吾將胡服騎射以

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

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

定言自定於心不為俗移

殆毋

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

謀於衆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

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

此以

異趣知俗必見遺

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

世以笑我胡地

元作服

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

孫緜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

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

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

成胡服之功使緜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

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

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

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

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

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中以

國為有行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

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

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

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

其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

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而歐越之民也即

東歐黑齒雕題史注以草染齒為黑雕題鯁冠秫縫

閩粵鯁大鮎以其皮為冠秫者刻其肌以青丹涅之綦鍼也言女工之拙

一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

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

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

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總服騎射以備燕東

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參錯居其邊地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

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畧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

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

累吾民累累同引水圍鄣屬常山非社稷之神靈即鄣幾

穆文熙曰靈王此論甚雄然攘胡報怨何必變服公子成從之非心服矣

張居正曰衛鞅趙武靈所稱民不可處始治不必根襲者初不全非但所以行是言者悖耳傳文策文可以參觀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匈奴辨難之詞類此

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造諫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據猶依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喻其省便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僻之

又註鄒魯好長纓乃有孔顏僻陋如吳越乃有季札大夫種鮑彪曰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

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慮義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鄒屬魯國言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行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言其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

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

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傳王子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嘗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石乘馬石也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問以禮遺之遺子以酒食而來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有危苦之節忠可

陸深曰命周紹一段大似國語文

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

計也指胡服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

先計而順行之佚而不累訪啓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故

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

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

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

不躁達於辯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

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縱逸和於下而不

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隱自匿也中謂情實臣

張居正曰愚謂無所見醜欲其不以王子為醜也猶曰幸勿見醜勿令溺苦于學是欲

之罪也。傳命僕猶官。以煩有司。立傳而令之辱官吏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師傳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言厚愛以教之無使見惡事御道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誦習之未也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

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黃金師比。漢書黃金犀比師古

云胡帶之飾也以傳王子。

牛贊諫趙王破原陽為騎邑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居騎士於此牛贊趙人進諫曰。國有固

籍。固言不變籍猶令甲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

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

敵。習於敵人之兵則玩而易之便其用者。此言本國械用易其難。今民便

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

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敗兵。以奉騎射。臣恐

穆文熙曰主父反覆辯論無大意致獨利口折人期行其志耳智伯王子圍皆大類是

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者觀時俗猶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非其宜也。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日先君襄王與代交，接地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為之封域。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循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行，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言胡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

至當作王

張居正曰：按胡服三章多排偶語，漢鄒枚終王之文似之。

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或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易橫秦之道，以合從。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

穆文熙曰虎禽之喻言甚痛切六國竟坐是以亡或人之論亦蘇子合從之意也

東之憂也。虎將即禽。走獸總名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

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

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敝

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

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之。

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楚

今攻楚休而復之。兵已罷而復攻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

謂楚王。懷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

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

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

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

割地挈而走秦疾于馬兔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安言不勞

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

秦與梁為上交。秦禍安移於趙矣。秦視趙在

物在國之舉此。趙國行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

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

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

而。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

鮑彪曰從橫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效已見。是以知張儀之可折也。然其效不大。見於後。則是諸侯之不一也。吁。

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

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是

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趙王

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之以偏秦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

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蘇子說李兌

蘇子即秦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

車駑馬桑輪蓬篚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

足重爾爾足也日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造外闕願見於前

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

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

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

後郭門門閉後至不及其開時藉席無所得藉謂借寄宿人田中

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因木為類也鬪曰汝不

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大壞阻能沃物

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

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

勝也此喻不切於兌之事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

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

孟嘗君傳本此

穆文熙曰二語

急切聳聽蔡澤

之說范睢亦同

此然兌不能竟

其說所以雖生而兌死計大規高堅塞兩耳舍人既以告主人而又以告蘇子而又能量主人非常人哉

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子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兌厚用而用之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

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孟嘗君擇舍人為武城吏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

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蓋常常馳而弗愛也借衣

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

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

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

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

悟而知文訾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知謹使遣吏之辭可全而歸

之

齊人欲說魏事齊 惠文王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以趙自助

王昭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

之兵於成臯。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

而取封焉。下文取封魏王昭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

為足下謂魏王曰。五國伐趙。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趙。趙可亡也。

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

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驚之於

文甚沉著

穆文熙曰。趙人與齊攻魏。解怨

取封詐謀甚矣。齊人說魏。叛趙事齊。以齊敵秦。乃是正論。

秦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

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葛地缺葛。葛陰成

封其子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陰即陶人比然

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

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

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謂悉出兵於燕趙之前。用

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

石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珉下

四百九十四 彭石

人之去齊者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魏以其在趙疑齊

親曰有秦陰疑齊親趙因私於秦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

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王顧可以反疑於

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也安可疑齊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詘詘辭

也其欲事王也齊也甚循順也臣願王之亟聞魏與魏相聞而

無庸見惡也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

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重趙恐齊強亦必重之齊

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五國事趙

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言趙居齊上臣故欲王之

以上乃客與魏王之言以下則勸齊王善魏

穆文熙曰陰重趙不令五國重趙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此之奸謀又甚于李兌

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衆脅之以威而獨說之以言王使臣以

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丹順皆人名以趙劫韓魏此下

皆且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

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信秦以事王言相與侵迫秦也

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蘇代為齊說奉陽君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

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為足下見奉陽

君矣臣謂奉陽君乃趙之李兌非蘇秦也曰天下散而爭秦爭先

陰卽上之陶邑
李兌之所取封
者也

六舉

穆文熙曰首言
秦求利三晉必
及於趙故不利

二言秦用其所
親必謀趙故不
利

三言秦得韓魏
則秦強趙弱故
不利

四言秦連橫伐
齊因而收楚攻
魏絕韓包周趙
自消樂故不利

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

則陰不可得已矣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

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內之國疑合負親之交天

常橫而親秦矣已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

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

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

魏此皆一國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之復合衍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

交兩王魏秦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

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

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國自相親以據猶魏而

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

伐抱安邑而倍也益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

入朝秦過趙已通安邑矣言秦之勝趙以得魏之安邑秦行是計

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

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珉自善於秦者前時魏疑其有秦私

必不合于魏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

燕趙伐齊兵始用交鋒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鋒勢不得解

故得以此時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

五言秦連橫伐齊則趙疲按兵攻魏則趙不敢救故不利

勝中山之後

六言秦封列國則趙失疆土故

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

即趙自消燼矣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

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破屈分皆謂二

晉秦按兵攻魏取安邑秦於是時因三晉之敝乃按伏其兵攻魏以取安邑是

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救魏是與秦爭戰也君

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韓魏不支必合于秦國在謀之中在秦謀中

而君有猶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為義存

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

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宋小弱趙失中山聽命于秦與宋同何暇言

不利

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

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蘇厲上書說趙王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作秦為齊上書說趙王曰

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前王專據言行之不疑

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

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趙時惡韓故秦以亡

韓悅趙趙遂以為愛已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韓

之示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

鍾惠

空韓空虛之韓也

空韓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

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今燕

盡韓之河南盡言得其地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與

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元作唐之上即

地去邯鄲二十里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

西屬鴈門非王之有也踰元作魯勾注禁常山而守守猶

三百里通於唐曲遇元作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

之玉後志金城臨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

今從於強秦與元作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今

穆文熙曰此言秦不可縱齊不

可伐利害分明乃為正論

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鄭同以兵說趙王

鄭同鄭人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

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

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

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摩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

之狙喜也狙獵屬而狡黠言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

鮑彪曰鄭同陳喻甚高然自春秋至是天下未嘗無兵故孔孟皆以兵為諱今舍仁義之說而談兵此益多之說也

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
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
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
王曰然此下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脫丘之環萬
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
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
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
戰鬪守禦守亦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
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樓緩要王信已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伏猶隱也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也謂趙王曰

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

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宋公之子之

於宋乎非肉不食言其貴文張它國善宋宋王善之惡公子

牟夷宋然之言牟夷之親而文張以遊客能使宋聽其說况已乎今臣之於王

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

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

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史不候者來言而王弗聽

穆文熙曰人臣居外讒言易與此古今通患比之公子尤為至精卒之候者之言不入蓋趙王賢君矣

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趙奢料安平君

燕封宋人榮釜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夫辭也謂三城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割之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

鮑彪曰馬服之請將自明知也其策安平知彼明也夫安平齊宗也其不强趙以奪齊之伯人之情也此言若易聽而不見聽孰謂平原君智乎

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謂即墨之役其於奢也不然奢以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釜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

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拒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其言玩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田單與趙奢論兵

穆文熙曰。用兵不必多少。視吾之帥與敵帥何如耳。趙奢以衆而禦。白起故爲勅敵。括代之遂。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及也。此坐而自破。

乃全軍覆沒。是又安可執一論乎。

鮑彪曰。單以少擊衆。奇兵也。奢以衆敵衆。正兵也。用兵者當以正爲當。單也。扭於卽墨之勝。而欲以奇爲常。此其論所以屈也。

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恃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喻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猶迫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材謂春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脾近刃處。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竿。鐘蒙須之。

便鈎劍頭環竿柄也鐔珥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

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鐔蒙須之便

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

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

家者而以集兵三萬集團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

國者分以爲戰國七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

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曾不處城

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亦不可戰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

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左師說趙太后

趙太后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

曰必以長安君爲質長安孝成母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

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

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

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

矣竊自怨以病亦知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郤郤同以

已病足因恐后不能前亦自怨以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

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輦耳曰老臣今者殊不

穆文熙曰人臣說國君易而說婦人難左師從容數語而太后不和之色即解可爲人臣進諫之法

黑衣戎服

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棋也舒

棋名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

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沈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

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

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

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燕后太賢於

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

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

泣念悲其遠也

念且悲

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

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

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

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

微猶非

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

此下左師對此

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

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

謂名位

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

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

鮑彪曰觸讟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于廷怒罵于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

當如是耶觸龍言有焉

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于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

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

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

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

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

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

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

失守器。器謂瓶。守之不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

子其亦猜焉。能守其不臣請悉發守。發所守之兵以應秦。若

不能卒。言戰敗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

鮑彪曰平陽嫁禍之言豈不易曉而孝成怒之昏於利也勝禹入而順旨以濟其欲不幾於一言而喪邦歟

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于王。惟王才裁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趙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

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

小弱顧能得之。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

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蓋近上黨者。因其水為漕。其死士皆列之於

上地。韓之今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

夫用百萬之衆。攻城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

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

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

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

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至以三萬戶之都

穆文熙曰馮亭何人也始而嫁禍繼而辭封兩事皆高出策士之表然而嫁禍之謀慘矣何忍以空餌釣隣好致成長平之敗死乎

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淚而免也辭也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賈主之地而食之食封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請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今公孫起王齎以兵遇趙於長平

虞卿論講秦不可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軍尉也趙王召樓昌與虞

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

名係尉

寡人使卷甲而趨之

襲之

也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

元從女從蒞求

和也與講無異義兩字互用

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者軍必

破而制講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

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

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

入吾使趙使人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

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與從發之也

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

蘇氏曰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非說客也

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

樓緩虞卿論講秦得失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

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

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

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

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

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

隨稱是人不子之也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

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

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

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

穆文熙曰。妬婦之喻言則至言而樓子之意則私矣。故終破于

虞卿

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猶飾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云告趙郝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

陸深曰。古今主和者率如此。

鮑彪曰。虞卿可謂見善明者矣。當趙以四十萬覆長平之下。凡趙庭之臣孰不氣奪。氣喪以偷須臾之安。卿獨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七國辨士策而不失其正者。惟疲。

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補二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不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

卿與陳軫有焉賢矣哉

吳師道曰鮑以卿與陳軫並稱過矣軫雖料事明切然其往來秦楚爭寵張儀未離說客之習也豈卿比哉

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

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仲連不帝秦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

於蕩陰。屬河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則衍

魏也間入邯鄲。間謂微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

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

不稱秦亦失之今齊衍閔王字今乃襄王耳史亦誤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

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

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

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

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

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

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

穆文熙曰辛垣衍亦習聞仲連之高故逡巡而不敢見比見遂傾聽其言然仲連一倡為木帝之說而秦將即聞之而引去此淮南之所謂廟戰也又辭千金行海上果高士

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東國謂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也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言泄已白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

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

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無從容

而死者。皆非也。其人介故今眾人不知。則為一身。不知

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此也明已今亦然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

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權使其士。虜使其

民。視民如所虜獲彼則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

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

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入燕。助之齊。

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

蘇軾曰仲連辯過儀秦氣凌髡衍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一人而已

陸深曰連意謂威王敢于叱周者亦以不忍其求故耳然周以天子而求于諸侯亦事之常無庸足怪者也蓋謂趙之于秦敵

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拆。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嗟咨也而毋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固猶必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

耳尤當不忍其求而秦尤不當求之于趙也

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醢肉醬也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牖里在百蕩陰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

陸深曰先責以大義不動至此利害切身遽起拜謝此當時人情之常而孟子之言所以不如

儀秦之易入也

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

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

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

巡狩諸侯避舍納字筦鍵筦鑰也鍵其杜避納攝

枉抱几几所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

人投其籥籥籥同門下杜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

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

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倍言背設北面

於南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

伏劔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

不納必見伐國人不得事老養幼死則不得飯舍以珠王實死者之

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

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

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

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無止之者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

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

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

鮑彪曰仲連孔子之所謂逸民非周衰辯者之比也太史公贊之貶矣夫說人者不可一槩或委而順之若觸警或折而服之若仲連然後能濟天下之務不然諛且復矣

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元作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公孫龍勸平原君辭封

鮑彪曰平原失計於馮亭以挑秦禍馴致邯鄲之圍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亦有桑榆之功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關一卒不頓一戟頓劍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用人之力而忘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趙人著守白論莊子稱之距是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右者人道所尊而君為相國者以親也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不以無功辭之佩趙國相

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

人計功也國人受封必計其功與平原異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

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諒毅通使於秦

秦攻魏取寧邑寧魏地也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

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

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柰

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

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

鮑彪曰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令如見晉叔向鄭子

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

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

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權若使者

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

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

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

王若有以今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

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

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欲戰而言受命

產相與周旋于一堂之上而折論豹勝之事何甚似子同叔子也毅其深于春秋者乎是舉也不辱君命不失秦之心與觸龍同傳可也

吳師道曰諒毅之對婉而不迫稱譬當於人心秦知其不可奪故轉而言曰勿使從政其情亦窮矣毅因而順其意則未免失辭使再以討貳勸忠之義告之庶幾不失其正矣

鮑彪曰虞卿之所言皆不倍道非反覆揣摩為人緩頰者也然從本二國俱有利魏唯不能必趙聽已而先請之則是有受害之形也

謙辭也

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

之有葉陽涇陽君

葉陽一作華陽

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

服

衍使字

之便於體膳啗之噍於口

啗食也膳之可食者

未嘗不

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

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剗

胎焚天

天小也

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

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

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

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

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虞卿與趙王論從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

虞卿曰為入必語從

為為我

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

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

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

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

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馮忌論攻燕不可

平原君謂馮忌趙人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

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

威趙勝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

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

守敝守守邯鄲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

言所以然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

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

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

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之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

陸深曰此段文勢如流泉

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
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說平陽君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游於秦且東歸而辭

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

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

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

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

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平僕

陸深曰然則應侯之謝相印豈獨悟蔡澤之說蓋魏牟有以啓其機也

原自稱
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或說張相國重趙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

少多猶薄厚。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

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

清風舉鴻毛以見膠漆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成功者，因

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

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

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

不可得猶言不可知也

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誤

自是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

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魏牟說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

迎客面之有顧則反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

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

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

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

首尾照應

七百五十五

陸深曰此數句文類孟子

穆文熙曰為國不如為冠世人通弊駕犀首而驂馬服英王之度自別而可以槩責人哉

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所與治國之人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駕驂以御馬喻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往來不絕貌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轡也輦車旁也以輦喻

或說建信君

又云此客知建信君以色事人乃為畫策固寵重任以走才士不屬為人矣

鮑彪曰奸人之不可知甚矣彼厚任以事豈以為不世之遇殫力畢慮恐不給焉而不知建信之困之也故國有奸人賢知之得全者寡矣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趙人之名君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柰何曰竝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今豈乘獨斷之車不與分治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今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候其事則豈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暇悉言

於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豈之軸令折矣不勝任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豈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豈亡走矣

魏尫說建信君

魏尫

音介元作魁字書無之

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

用繩以繫

蹄獸

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

蹠獸足

虎之情非不愛其蹠

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

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

且言王以

愛國故去之

願公之熟圖之也

馮忌欲為趙深談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

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

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

不稱師是倍也

背其師

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

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

言之常者人所

同稱非必師也

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

中席隴畝而應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

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

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

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陸深曰此段文與魏牟同不若牟之簡而益工但未三四言自是奇傑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桑中有嘉則外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

如碓碓

陸深曰王斗魏牟及此三士其言若出一口即孟子所謂必使王人彫琢之旨意者戰國之士大都有所授與

右之人及夫人優饒也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泄鈞說文信侯還春平侯

秦召春平侯

及平都皆趙人

因留之泄鈞

秦人

為之謂文信侯

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

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司空馬料趙速亡 幽王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嫉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

大事記云。牧之恭如此。傳乃謂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斬之。非也。

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

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匕首。誣其

首自衛。如欲刺王。然當死。武安君曰。緹名病鈎。短偃身大臂短。

不能及地。起居不敬。問王起居拜不。及地為不敬。恐懼死罪於前。

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緹請以出示。出

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摑。摑門櫪也。牧右臂短。故

也。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

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縮

也。劔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宮

穆文熙曰。牧若不受命。則必如樂毅奔趙。庶頗奔魏。誰得而捕之。然二策未為不可。而牧不肯為韓倉之數。令人髮上指冠。

陸深曰趙亡不
係司空馬之去
故於李牧之死
事猶詳未歸重
司空馬者蓋結
法也

趨甚疾出診也別門也謂遠宮中右舉劔將自誅臂短不能
及衝劔徵之於柱以自刺衝劔于口因柱以自刺武
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嗟
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
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
用也

七雄策纂卷五終

七雄策纂卷六

吏部考功司員外東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魏

任意勸魏相子以地與智伯

相子

智伯索地於魏相子魏相子弗予任意魏人曰何故弗
予相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意曰無故索地鄰國
必恐重欲無厭重猶多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

王應麟曰周書云云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經乎老氏之言皆出于此

朱子曰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

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

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

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

下圖智氏釋猶舍也何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乎舍此而不為

不圖適足為智氏來伐之資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

說因索蔡臯狼元作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

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魏文侯諭西門豹文侯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

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

術乎文侯曰有之矣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

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

多相類而非也幽秀之幼也似禾秀似禾之草鰲牛

之黃也似虎鰲黑黃色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此皆似

之而非者也

田子方與文侯論樂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岳文侯曰鍾聲不比

乎比猶左高言左方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

鮑彪曰周衰世主無如魏文侯之賢者夫其師友淵源有子夏

二桂

鍾惠

子方之徒誘誨
規切之雖欲無
賢可得乎

臣聞之君明則樂官音洛以治不明則樂音音洛以治今君審
於聲審言聽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吳起與武侯論西河之美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
固哉王鍾侍坐元作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
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
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
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
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補彭蠡之波彭蠡湖在

右有洞庭之水汶

元作

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衡南

馬遷曰吳起說
武侯以形勝不

岳在長

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

如德然行之於
楚以刻薄少恩

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

今按天門即史太華

盧

亡其軀

畢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

楊雄曰美哉言
乎使起之用兵

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被山有

每若斯太公望
何以加諸

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

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拜者政惡

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

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公叔痤辭賞田

惠王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趙將魏王

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閑田以待公叔痤反走再

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倚直前行棟撓而不

避者喻敵之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形地

之險阻脉見其幽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

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

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

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

鮑彪曰公叔此言何其似魏絳也方之卻至驟稱其伐彼已隘矣

吳師道曰按史田文既死公叔

為相而害吳起起懼得罪而去之楚乃澮北之戰而痊歸功于起之餘教使其嗣受賞何前後之戾與

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

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

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

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

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人已愈有

既亦盡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公叔痤薦公孫鞅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死者人之

所不能將柰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此公族官

別於國官及太子官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若弗能聽勿

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

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瘞死公

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

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

固以不悖者為悖商君傳畧同

龐葱市虎之喻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

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

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

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

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

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言不於是辭行而讒

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咎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共舉觴魯君

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曰昔者帝女蓋堯舜女令儀狄作酒而

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

穆文熙曰市中有虎乃事之最無理者也而三言乃成之况跡之疑似者乎此巷伯有姜菲侈哆之喻矣

鮑彪曰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公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為天下萬世之明戒豈非賢君哉

有以酒亡其國者齊相公夜半不噍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相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莊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徒倚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

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惠王使太子申將

魏惠王起境內眾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

弟申

也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

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

將也而孫子臆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

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

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外黃徐子止太子勿將

鮑彪曰止太子之行正誼也而志於樹德為王則謫矣

鮑彪曰此申生
伐臯落之例晉
國之覆轍也里
克之諫惠王非
忘之而忍為之
故孟子謂之不
仁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徐子外黃人曰臣
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
曰固願効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
有魏而貴不益為王為王之外無加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
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
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
而欲滿其意者眾希賞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
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
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惠施勸魏王朝齊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
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
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
聞之王者得度法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
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記三十年伐趙趙告急於齊齊救趙
伐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
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謂謂得度知計王若欲報齊乎
則不如因變服不為人君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威王

穆文熙曰魏與
齊強弱特雁行

耳齊雖勝魏亦非若吳之棲越也也惠施為魏策今折節朝齊何為哉雖楚為伐齊敗之倖矣

鮑彪曰施之策齊楚如視白黑數一二可謂明矣而不能止太子之將何耶豈言之而不聽耶以施之智其於策馬陵之戰不

勞慮矣張丑者亦施之倫與

王游人而合其闕游謂使人游二國之間也則楚必伐齊以休楚

而伐罷齊罷音疲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

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首而朝畜自比大馬也田嬰許

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此設辭也而得朝禮與魏和而

下楚此可以大勝也耳勝謂不敗耳非戰勝今戰勝魏覆十萬之

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居二國之上此其

暴戾定矣言二國謂齊暴戾止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

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

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

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惠子說襄王更葬曰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駕車用牛故以及其

目為深候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

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

弛解也更曰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

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

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未得其說以說是其

唯惠公乎也施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

穆文熙曰襄王欲冒雪以葬蓋恐過期非禮也一聞惠子引喻即止不葬人臣勸君不可不明於古典如此彼勞民重費之說宜其不能入耳

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

樂水鬻其墓樂流也見棺之前和和棺兩頭木文王曰嘻先

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

而為之張朝張幕如朝廷然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

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

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

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

期而更為日為猶撰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

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

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

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犀首勸魏王陽與齊陰結楚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

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與齊乘楚必取

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衍敗字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

矣太子申

蘇秦說魏合從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

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

為秦築宮，備其巡幸。受冠帶。受服于秦。祠春秋。助秦祭。臣竊為大王愧。

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散則非梟勇。禽夫差於干

遂。武王卒三千人，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

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

十餘萬，蒼頭二十萬。紀注：士卒，皁巾。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

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効質，

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

穆文熙曰：蘇秦說魏王之詞簡易，明切不避，臣下之忌，蓋以趙勢易之，如引刀破竹耳。

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

之功，偷苟且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

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

書曰：綿綿不絕，綿薄弱也。蔓蔓若何？蔓延也。毫毛不拔，喻樹之萌。

將成斧柯。柯，斧柄。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

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

敝邑趙王肅侯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

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

詔之，敬以國從。

陳軫以有事說犀首

穆文熙曰士不相知以此叩之未有不駭之而倒徙者機警有鋒殆此之謂

又云犀首詐之燕趙因以驚齊楚不出國而坐受六國之事策之最安閑者也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見

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

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

而無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

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

李從諸多人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

公謂魏王曰軫教臣與燕趙故矣言與數令人召臣

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言不久旬於彼

五之期期以十日五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

庭曰臣急使燕趙言有急事出使急約車為行具行所當具犀首

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

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

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恐得魏後

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初以無事

齊事魏亦且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懷聞之

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魏為主約

衍以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

鮑彪曰軫之所言唯此有七國押闔風氣不然醇乎醇矣

犀首因衍者衆故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

可任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

天下之事復相魏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哀王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田盼說齊魏將犀首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閔王不

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

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

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

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

二士之謀困也二士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

構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

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補二田盼遂得齊

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

鮑彪曰此用賢而使不肖間之之說也而衍也非其人也

吳師道曰公孫衍欲敗從盼始以用兵難之既而惑於其言勸兩君聽衍而身將齊魏之兵蓋扭於戰鬪之習墮衍計中以成其欺者也馬陵之役盼為鄰國所畏今以此事觀之盼亦優于勇而短於謀者也

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說魏王去田需

吳師道曰魏王始聽犀首而欲外田需復因蘇代而置需以稽二人賢否之不知用舍之不能榮惑於游士之言而拱手以聽之其尋昏甚矣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言殺之亡之內之天下之人與羣臣皆以為不然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猶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田文而相之。

魏身相於韓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衍陰晉人時屬韓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中立不能兩全二國王且無所聞之矣。彼有外心王不

得而王如不舍。猶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需非二人之黨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

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為身利王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張儀以連衡說魏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它國境或有山川唯梁無之，皆以卒戍守。守亭障

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與韓，則韓攻其西；不親與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

穆文熙曰：昆弟爭錢數語切中人情，便可翻案。
蘇子

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八字一本作秦韓為一國之危亡

內作乃從人為是固矣不識橫人果何心也

魏不北則從道絕主從者趙故不言其它則大王之國欲求無

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

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

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

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

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

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

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

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且夫從人多奮辭猶大言

鮑彪曰魏邇秦而無阻固凡橫人之詞若可聽者唯魏是也故儀先幾之魏魏搖而諸侯動矣吳師道曰魏非不知從之利而秦之不可信也劫于秦之強而患與國之不一後三年復背秦而合從其情可見矣

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

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搯腕

把手瞋目張目也切齒言之力也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

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

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

憊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

河外

惠子說田需善左右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

穆文熙曰惠子之言若鄙而實至理所謂善左右者亦自有策非必阿意徇之也可與達者論之

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蘇代請魏太子自相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為梁王也若汝也代

穆文熙曰魏之請相於敵國何其愚也蘇代之言自是正論至以太子為相則左之矣將相一也太子申不為將哉

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猶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也印也以魏之強而恃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

太子果自相。

蘇代為信安君說秦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

臣聞之忠不必黨為信安說疑於黨之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

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

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代信安以完

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右趙者秦召而代之

欲魏不通趙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

其矣即信安君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今王之使人入

二事一反一正作四大段

智能以為知能也

此言召魏信之不可

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魏必

舍所愛習而用所謂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

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今人之君

處所不安今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

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

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

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

臣故恐趙之益勁也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信

愛者用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亡趙安大而我危則必戰必守而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強

此言用魏信之有益

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為招質言為召兵之本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則事也

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或為魏說秦昭王攻楚

獻書秦王昭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之謀

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

之要也有地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

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

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明示天下中斷山東諸國之脊也是山

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

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其兵弱。天下必不能救。地可廣大。言秦地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為武教。如試兵耳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芒卯將秦魏之兵以下齊

芒卯謂秦王昭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中謂用事於諸

國之中猶內應云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

長平。元作羊下。同屬汝南。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洛林。即蘇代所謂林中河南苑陵林

也鄉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本周官此所謂為之中則臣

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

曰。王所患者上地也。上流之地近秦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

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

下兵東擊齊。穰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

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

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

析毀也。言不可有責于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

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贍元作贍下兵也贍給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蘇厲說魏王東蘇代

蘇代

元作秦下同

拘於魏欲走而之齊

元作韓

魏氏閉關而

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

時未舉宋此侵

伐所得耳

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

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

閔

與蘇代也

疑其善魏

今秦見齊魏之不合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

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

故王不如復東蘇代使得齊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

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

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地

魏謂趙勿助秦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

文惠

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

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

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
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魏者
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
願王之熟計之也

孟嘗君說燕趙救魏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齊閔驕故奔魏魏相之告之
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
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
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文惠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

穆文熙曰田文
養說士而其自
為說詞亦若此
果自為之乎抑
客教之乎

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
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
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
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
蔽也魏在趙西為之蔽秦今趙不救魏魏軟盟於秦軟歎血也是趙
與強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
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
又北見燕王昭曰先日公子稱其父嬰嘗約兩主之交矣
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

鮑彪曰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邇而不偏其說燕也直

而不倨與夫嗑口虛喝者異矣

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燕王曰。子行

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白珪謂新城君

白珪魏人孟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好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戎貴于秦王宜為秦王今珪說之。豈非珪使不能禁人議於君也。魏戎來魏

須賈為魏說穰侯

安釐王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魏人為魏謂穰侯

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魏此大臣所稱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墨子缺地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

王循猶順楚趙而講秦時蓋合楚趙共攻魏魏楚趙怒

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

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

割而有質宋秦質子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

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

數也夫戰勝墨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

功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

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

兵以止成大梁臣以為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

鮑彪曰賈之說不足以已秦也為其為魏也過深而說秦者不切夫以秦為天幸而欲其無行危也秦豈信之哉梁圍之解將別有故非賈力也

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未以攻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梁自任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已兵未至而與秦講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言從事敗而君後擇焉擇所與於從散後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母行

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周訴諫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宋人有

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

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

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無過堯舜母大不過天

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其將盡行之

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

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

穆文熙曰名母鼠首之喻兩事精切易曉釐王遂止不入秦懷王之臣豈或論不及此歟

鮑彪曰周訴之愛王也甚忠其諭王也甚切賢智人也釐王不能聽而聽支期蓋訴之所諭者

理而期之所効者事庸人固可示以事而難以理論也微二臣釐其為楚懷與

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

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

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

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

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

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

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

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

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

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頃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

先楚至秦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

孫臣諫魏王割地講秦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

臣竝魏人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善

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

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計不及也而王不知也且夫

欲璽者得秦封受其璽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

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

按猶止也

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更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猶上善用勝矣。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握不食也，食者行其握不行。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唐雎說秦王救魏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

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元作同者，年九十餘，謂

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

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秦王，昭秦王曰：丈人芒

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

矣。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

籌策之臣無任矣。不堪其事且夫魏以萬乘之國，稱東藩

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

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

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

張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悵，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睢之說也。

范痤上書信陵君

穆文熙曰：虞卿策士之雄者也。乃以地為殺痤之計，夫我以地殺人，則人亦以地殺我。一相之命懸於百里，何其外謬難行乎。

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痤也。魏相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主從也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

又云：痤之獻趙王書，亦稍緩之。其獻信陵書，則利害直透人心，骨皆策之必行者也。

許諾使司徒。本周卿此特主徒隸者耳。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

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

無罪范痤。衍字薄故也。猶細事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

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

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

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元作使也。又遺其後

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

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

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用言可任者

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悵，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睢之說也。

范痤上書信陵君

穆文熙曰：虞卿策士之雄者也。乃以地為殺痤之計，夫我以地殺人，則人亦以地殺我。一相之命懸於百里，何其舛謬難行乎。

虞卿謂趙主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痤也。魏相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主從也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

又云：痤之獻趙王書，未稍緩之。其獻信陵書，則利害直透人心，骨皆策之必行者也。

許諾使司徒。本周卿此特主徒隸者耳。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

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

無罪范痤。衍字薄故也。猶細事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

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

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

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元作使也。又遺其後

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

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

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用言可任者

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襲言猶因趙之故態也。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無忌勸魏王不可從秦伐韓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

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蓋嘗喪地。於韓，今欲取之，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史並作更字。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

此言不伐趙

此言不伐楚

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先時趙奢敗秦

於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

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

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元作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

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

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

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魏與齊

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

丘之城境津地缺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

上黨趙不至敗
長平六國不至
為秦所吞矣

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河內有垣雍城決滎澤在敖倉東南而水大

梁大梁必亡矣異日者異猶它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

梁也千里有餘有補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間之秦

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勾陽有垂都亭

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

之郊北至平闕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而有

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

必百此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主王速受楚趙之約

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

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

平都說魏王為從

長平之役平都君田單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

秦許吾以垣雍韓地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

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又相持於長平之

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

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

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

割乎韓不畏秦故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

穆文熙曰此言秦之勝與不勝而垣雍皆不可得總見魏人之愚而平都君足以破之矣

善。

或諫魏王信春申君

十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

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繒禹後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

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

輕晉秦翟年殺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

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

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

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賓一作質秦而

父後猶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是猶

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

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張旄與魏王論從秦攻韓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

坐而耳亡乎？耳音同待也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

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

曰：韓強秦乎？強魏乎？問以何國為強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

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

穆文熙曰：此策但用詰難，不言利害而利害曉然自見。何秦以此愚列國，列國以此自愚而卒莫覺也。

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說司馬食其倍從

客謂司馬食其魏人音異基曰：慮久以天下為可一者，慮久

也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

魏者也。謂茲公指合從之人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

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

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為期。言期於不可必子何不疾及

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謂陰倍從以收秦利秦必受子。不然，橫

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資謂從食其所以資者從也而資子之讎也謂橫人將以食其之從惡之于秦讎秦也

季梁諫魏攻邯鄲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卷不申頭塵不去皆以欲見速故不暇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資用不之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

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唐睢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自郊

鮑彪曰唐睢年九十餘其陳誼益高所謂耄期稱道不亂者與

迎唐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不知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

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道之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秦王父教子背，亦非也。守人守管之人也

復致也

陸深曰：戰國惟此策大類。左氏辭令，告一作造。

鮑彪曰：縮高之義直而善處死。夫以信陵之慢而好遂高不死。

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不得秦地必受秦攻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趙王受詔襄王

安陵趙襄子所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蓋晉之封後附庸于魏。成憲憲

也。法令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

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

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

必加兵安陵而以一死易一國之命可不謂仁乎
吳師道曰信陵君賢而服義使其再聞安陵之詞亦翻然而悟矣縮高不忍須臾之死而成其過惜哉

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即全已之意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因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龍陽君泣前魚

魏王與龍陽君魏之幸臣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

敢不安乎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元作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在庭則人趨走避人於途在途則行者避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以不告為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死及其族由是觀之近習

穆文熙曰茲策因龍陽微事乃發弘論近習易固踈遠難親明著特甚

之人其摯諂也固矣摯猶進其自慕元作慕繫也完矣覆

也言自芘自結於王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

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我謂欲進之人而近習之人

相與怒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

智之術也

魏割地賂秦為嫪毐功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棄謂戰而

喪地用魏割地賂之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死謂能棄之弗能

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

孔叢子曰此言棄其地不如用其地以攻守為易死其地不如

棄其地以圖存為易蓋當計其勢如何耳在棄之用之得其宜

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

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賔元作質

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

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

報怨謂不韋主攻者也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執政之臣至於長

輓者長為輓車之人故畢曰畢猶盡與嫪毐乎嫪毐秦太后私人與呂

氏乎此言與嫪氏耳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

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毐功因毒而割卑體以故功在毒

尊秦以因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

穆文熙曰此邪行媮取一時安耳非策也秦王英主未幾而車裂嫪氏矣可借之以解患報怨乎

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

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時二人已

惡天下必舍元作合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唐睢不辱使命

秦王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

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

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

說。安陵君因使唐睢使於秦。秦王謂唐睢曰。寡人以

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

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

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

輕寡人。與唐睢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

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佛

然怒。謂唐睢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

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

睢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

冠徒跣。以頭搶地。且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

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轟政之刺韓

鮑彪曰。刺劫之士。自曹沫以至

荆卿。皆不聞道。惟若唐睢者可

也。為其激而發。不專志於刺也。

穆文熙曰此策萬不可行也始皇之前而可挺虛劍以撩之乎色撓長跪即懦夫不為矣

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

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棧降於天。休吉徵棧

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

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擾

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曉也夫韓

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七雄策纂卷六終

